

中
国
气
论

探
源
与
发
微

李存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19 5124 5

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

李序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平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郝开勇
版式设计：李玲玲

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
ZHONGGUO QILUN TANYUAN YU FAWE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84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5004-0679-7 /B·135 定价：5.35元

2008/19

内容简介

从探讨中国气论出发，揭示了“气论从属仁学，道德压倒知识”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考察了这一哲学特征形成的原因：没有西方哲学形式逻辑的批判转换，满足于整体、综合思维方式的延续继承。仁学与气论的互补机制，限制了近代意义上科学与民主的生成。五四的呐喊，打破复古的迷梦；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掀开创新的篇章。

目 录

绪 论 (1)

上 篇

第一章 气概念的原始意义和气论哲学的产生 (14)

 第一节 春秋和春秋之前有无名词的气字 (15)

 第二节 气概念的原始意义 (21)

 第三节 气论哲学的产生 (31)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气论思想 (40)

 第一节 吉凶由人与人助宣气 (40)

 第二节 血气——对生命有机体的认识 (44)

 第三节 饮食—血气—道德 (48)

 第四节 川谷导气——自然界的有机的

普遍联系 (55)

 第五节 占星术与天道远，人道迩 (59)

 第六节 勇斗之气与魂魄之气 (63)

 第七节 六气与五行 (67)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气论思想（上） (76)

 第一节 《管子·水地》篇中关于本原的思想 (76)

 第二节 《老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 (79)

第三节	《易传》的太极阴阳说	(89)
第四节	孟子与告子的气志之辨	(105)
第五节	《庄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	(116)
第六节	试解惠施的几个命题	(127)
第四章	战国时期的气论思想(下)	(146)
第一节	《管子·内业》等四篇写作时间考	(146)
第二节	《管子·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	(159)
第三节	荀子的天论和人性论	(175)
第四节	阴阳五行家的世界图式	(190)
第五节	从“精气”“一气”到“元气”	(202)

下 篇

第五章	气论哲学的基本思想	(210)
第一节	本原与现象的统一	(210)
第二节	物质与运动的统一	(217)
第三节	物质运动与时空的统一	(230)
第四节	物质运动与常规的统一	(240)
第五节	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255)
第六节	自然与社会的统一	(268)
第六章	气论物质观与西方哲学物质观的比较	(286)
第一节	气论与伊奥尼哲学	(286)
第二节	中西哲学物质观的分途	(297)
第三节	气论与原子论	(307)
第四节	气论与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的物质观	(329)
第五节	春秋功罪 试予评说	(365)
附录		(379)

西方文献中对“气”的翻译	(379)
〔日〕福井文雅 编 李存山 译 魏常海 校	
“空”与“形”	(390)
〔美〕F. 凯普拉 著 李存山 译 董光璧 校	
后记	(406)

绪 论

中国传统哲学起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无严格的规定。胡适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似乎主要出于史料是否可靠考虑。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哲学与宗教有区别。这一点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已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哲学切不可从宗教开始”^①。

在记载夏、商、周三代文化史迹的古文献《尚书》中，有关于“五行”和“敬德保民”的思想。这算不算哲学？我认为这只是宗教神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的萌芽，因为当时最高的权威是“上帝”或“天神”，所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天乃锡（赐）禹洪范九畴”（《尚书·洪范》），“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大明》），“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诗经·周颂·我将》）……，说明人们的思想尚处于“天启的、给予的知识和权威的真理”即宗教神学的认识阶段。至于《易经》（非指《易传》），首先是其编纂成经的时间是在周代前期、中期还是末期，学术界仍有争论，其次是在其64条卦辞、384条爻辞中除“鸣鹤在阴”外竟无“阴阳”思想的痕迹。如果说《易经》中有哲学思想，那也只是“卜筮之书”中哲学思想的萌芽。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3页。

我们今天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它具有东方古代农业文明的一般特征，还具有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伦理的而非宗教的、君权的而非神权的特点。这后一方面的特点主要概括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如果用其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则并不准确。在夏、商、周三代与秦、汉之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伟大变革；与此期间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从夏、商、周三代的宗教世界观转变为素朴的哲学观。

中国传统哲学即“天人之学”，是研究天人本质和天人关系的学问。此学间的产生当以出现了与人格神相对立、相抗衡的概念范畴为标志。笔者认为，西周末年伯阳父以“天地之气”论地震之发生，用“气”来解释自然界的运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与“天启的、给予的知识和权威的真理”相反对的新的世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标志。

春秋时期，孔夫子揭橥之仁学与气论并兴于世。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他不满足于用外在的、形式的“礼”来节制人们的行为。他最先提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思想，他把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从强制的天启之“德”和外在的形式之“礼”提升到道德的内心自律。

“气”与“仁”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初始概念，也是贯穿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决定其基本发展方向的主要范畴。中国封建文化之所以具有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伦理的而非宗教的、君权的而非神权的特点，从思维方式上说，是被气论与仁学相互作用或气论服务于仁学的机制所决定的。

仁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是勿庸赘言的。但仁学主要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学说，它之所以能够抵御、抗衡、抑制宗教，实有赖于气论作为其理论的依托。唐释宗密在谈到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的区别时曾经说：

元亨利贞，乾之德，一气为始；常乐我静，佛之德，一心为本。（《圆觉经大疏》）

承认“一气为始”即承认现实世界的客观性，这是中国封建文化不蹈入宗教一途的重要原因。

气论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是中国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学说的大宗、主流。在春秋时期，“气”被用以说明世界的秩序和普遍联系；至战国时期，“气”被看作是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或本原。秦以后，气论学说被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哲学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家希有言“人”而不言“天”者，更希有言“天”而不言“气”者。即使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一般也承认“气”是万物由以构成的原始材料，但他们又认为“道”、“无”、“理”、“心”等等比“气”更为根本，“气”是第二位的概念。是否承认“气”是世界的最终本原，这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

中国封建文化具有理性（指认知理性，非指道德理性）的成分，主要是因为中国封建文化容纳了气论这样一个素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中国封建文化的理性没有产生出近现代意义的科学，主要是因为唯心主义尤其是仁学的伦理政治中心主义压制了气论，阻碍了气论理论形态的更新。

中国哲学的“气”概念从它一产生，便与“阴阳”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阴阳”本指背阳和向阳（《诗经·大

雅·公刘》：“既景迺冈，相其阴阳”，又指气候之寒暖（《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人们对气候寒暖的关心，中国所处温带季风气候的地理环境又使人们把寒暖变化看作是由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作循环涡动引起的。“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的思想上升为哲理，即把“阴阳消息”作为宇宙运动变化的总规律和总原因。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曾说：

仲尼之门，论阴阳必以气，论神必不离阴阳。（《答何柏斋造化论》）

其实，不仅“仲尼之门”是如此，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把“气”看作是包含着内部矛盾的、自身能动的物质。气论是古代素朴唯物主义与素朴辩证法相结合的一个典型。

气论哲学产生之后，原来在宗教神学中孕育的“五行”思想必然要改变原有的形态，“五行”思想并不是完整的世界观，“五行”本只表示地上的五种主要物质，而不包括天上的“雨、旸、燠、寒、风”（即“五庶徵”）在内。春秋时期，由天神奖惩人间善恶的“五庶徵”成为“经之以天”的“六气”（《左传·昭公元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地之“五行”与天之“六气”成为相对待的范畴（《国语·周语下》：“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明确提出“五行”是“气”之所生，“五行”失去了原有的形质而成为“五行之气”，这说明早期的五行学说被容纳、消化在气论的思想体系之中了。“气（阴阳）——五行——万物”，这是中国哲学气论物观的基本轮廓；以“阴阳消息”为宇宙运动的总规律，以农业社会（“土”）为宇宙的中心，把物质（阴阳、五行）和时间、空间看作不可分的统一体，这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有机自

然观。

气论哲学是在中国古代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反过来又对中国古代的生产和科学技术起规范、指导作用。“气”概念不仅是哲学概念，而且渗透到中国古代各门具体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医药学等学科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概念。至今，中国传统的医学和健身体育等等还仍然在使用它，而且新兴的人体科学正把它作为科学的研究的对象。

“气”字多义，它除了哲学意义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具体意义。据《中华大字典》，“气”字有16义之多；据《中文大字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年印行），“气”字有21义之多。用“气”字组成的各种词汇、短语更是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文献在使用“气”字时，有时用其哲学意义，有时用其具体意义，有时哲学意义与具体意义兼而有之。哲学上的“气”概念有时还和其他概念相互代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哲学家除了普遍使用“气”、“阴阳之气”等概念外，还使用带有时代色彩的“六气”、“精气”、“元气”、“太虚之气”等概念，这些概念有继承连续性，也有认识程度高低深浅的差异。如果用“气象万千”来形容“气”字和由“气”字组成的词汇、短语的含义，也许并不过分。

中国气论与古希腊原子论虽然都属于素朴唯物主义学说，但它们的基本思想和历史作用有很大不同。“原子”是一个个被“虚空”间断的、有形的、不可分、不可入的微小粒子；而“气”则是充盈无间、至精无形、能动的、可入的、无限的存在物。原子论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产生和发展，在中世纪它被人们遗忘，文艺复兴以后又被伽桑狄等人唤醒，为以牛顿机械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提供

了哲学基础。而气论是在中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的，它被秦以后的哲学家继承下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长足的延续和发展，为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提供了哲学基础。

由于气论物质观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物质观，由于中国哲学的“气”概念和“气”字的丰富多彩的具体意义联系在一起，由于气论学说缺少形式逻辑的证明和科学实验的检验，更由于气论学说长期被仁学的泛道德论所笼罩着，并且被神仙方术所利用，这些都给人们正确、清楚地理解“气”概念造成了困难。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气论与仁学一起成为批判的对象。严复在其所译《名学浅说》中说：

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先生所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中也说：

[中国文化]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

然而，正当气论要寿终正寝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却攻克了“原子”的堡垒，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改变了过去由“原子”和“虚空”组成世界的图景，“场”成为超越“物”与“虚”对立的物理实在。当人们追溯场论的哲学先导时，有人说：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清晰地再现了从德谟克利特向柏拉图的转变”^①；另有人说：“现代物理学的结果看来进一步证实

^① 海森伯：《跨越界限》，转引自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局1980年版，第425页。

了中国圣人张载的宇宙观：“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①。

气论与原子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物质观，如果说原子论主要强调了物质存在的间断性，那末气论则主要强调了物质存在的连续性。在物理学的发展突破了原子论的思维框架之后，新的宇宙图景必然与气论有某些相通。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物理学的不同哲学解释也影响到对气论的解释。西方学者受西方文化传统的局限，对中国哲学“气”概念的理解本来是有困难的，这一点可从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主编《气的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出版）一书的附论《西方文献中对“气”的翻译》^② 中得到说明。在现代物理学产生之后，唯能论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颇占上风。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气”概念与西方传统的matter不同，便把“气”解释、翻译成force（力）或energy（能）。小野泽精一等编《气的思想》可能也受此影响，认为“气”就是生命运动的“原动力”（エネルギー，energie）。

在《西方文献中对“气”的翻译》里面，编者提到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有时把‘气’译为subtle spirits”。这是很不全面的，因为此译语不能代表李约瑟博士对“气”概念的主要理解。李约瑟曾说：

虽然“气”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古希腊的“气息”（pneuma, πνεύμα），但我还是宁肯不翻译它，因为它在中国思想家那里的含义不能用任何一个单一的英文词表达出来。它可以是气体或蒸气，但还可以是一种感应，就像现代人心目中的以太波或辐射线一样精微。^③

① 凯普拉：《物理学之道》，见本书附录《“空”与“形”》。

② 见本书附录。

③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史》),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422.

“subtle spirits”的译语出自李约瑟对《荀子·王制》篇“水火有气而无生……”的翻译，此处他把荀子的思想同亚里士多德“灵魂阶梯”(ladder of souls)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的得失本书将在第四章第三节提到，这里只先指出，把荀子的作为物质构成材料的无生命、无知觉、无道德观念的“气”等类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souls)，显然是一种误解。除此之外，李约瑟更多地把“气”译为 subtle matter, matter-energy^①。依笔者之见，matter-energy的译语可能最为合适，因为中国哲学的“气”概念首先是一种物质，但不是西方传统的惰性的、被动的物质，而是自身能动的物质。

我国学者为阐发气论的思想、明确“气”概念的意义，已经作了许多研究。特别是张岱年先生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曾指出：

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之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亦可谓适成一种对照。^②

他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再次明确：

作为哲学范畴，气指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气是中国哲学中的物质概念。……中国古代哲学中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是连续性的存在，肯定气与

①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2, P.228, P.24, P.471.

② 《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虚空的统一，这些都是与西方的物质概念不同的。^① 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同志对气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说：

原子论所反映的主要物质的不连续的性质，而元气论所反映的是物质的连续的性质，并进而探讨了连续和不连续形态间的相互转化。^②

如果说古希腊的原子论曾经预示着道尔顿原子学说的出现的话，那么元气学说就是现代量子场论的滥觞。^③1986年，我国第一部研究气论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程宜山同志在这部书中梳理了元气论与中国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其他形式的关系，论证了元气论是中国古代素朴唯物主义的大宗、主流；提出元气论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至宋元明清得到了高度发展；对元气论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区别了气概念由以衍出的原型物质和气概念的哲学意义，论述了元气论在自然科学史上的地位；把元气论自然观的基本理论归纳为气本、气化和自然感应三大观点，并同西方以原子论为代表的素朴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了比较。

笔者鉴于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编《气的思想》和程宜山同志所著《中国古代元气学说》对气论在先秦时期的源起和发展考释得并不完备，所以在本书的上篇对先秦气论作了起源和断代史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历史变革，而先秦时期产生的仁学与气论一直延续到

^① 《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载于《中国科学》，1975年第5期。

^③ 《场也是“三分之二”的》，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1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终了，迄至五四运动才成为文化批判的对象，仁学与气论不啻是决定中国封建文化特质的两个文化基因。它们作为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对象，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批判武器的选择和批判武器的把握。欲认清气论的实质和它在中国哲学、文化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不能不寻其根，探其源，对先秦气论的产生和发展作认真的考察。

本书的下篇是对气论哲理的阐释、发微，以及对气论物质观同西方物质观异同的比较。笔者将气论哲学的基本理论概括为：1.本原与现象的统一；2.物质与运动的统一；3.物质运动与时空的统一；4.物质运动与常规的统一；5.物质与精神的统一；6.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笔者希望对这些理论的阐发有助于我们认识气论哲学的特点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水平，从中看出气论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有某种同构关系，它的天然素朴性、长处和短处何在，仁学的伦理政治中心主义如何影响了气论的天人观，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大趋势。

笔者认为，气论作为一种不同于原子论的物质观，并非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而是人类认识长河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态。因此，简单地把气论同原子论相比较，还不足以揭示气论的实质，也不足以说明气论与现代物理学相通是人类认识发展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西方哲学中，最初的伊奥尼亞哲学持与气论相同形态的物质观，这种天然的、素朴的辩证法包含着一与多（“大一”与“小一”）、无限分割的结果是零又是非零（“有厚无厚之察”）、充实与可入（“充虚之相施易”）等矛盾。在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形式逻辑的批判之后才在西方出现了原子论。而原子论也有自身的逻辑“不完全性”（如不能合理地解释原子运动的偏斜和由原子